



東坡先生遺事卷之十

明後學句吳

顧道洪

編輯

援溺

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爲黃州
團練副使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
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
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恣
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
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定等媒孽以爲誹謗時
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

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蘇軾兄弟喜曰
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讎人
中傷之乎摺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
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脩起居注王安禮
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
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舛望
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
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
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
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蜚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

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
誥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攸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
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
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
本州安置第轍及誥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
等二十二入俱罰銅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
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
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
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
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

又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侏
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
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綱目

蘇轍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
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
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切思念軾居家
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
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

狷寡慮竊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
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
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
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
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避雖欲改過自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
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
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欲効
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
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

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神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元豐二年東坡下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見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

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何說東坡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元城語錄

東坡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月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寬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

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旣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反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

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之語蓋言軾輒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何遠春渚記聞

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某強狠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

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韻語

秋陽

折困

元豐間東坡赴獄與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設有不測則去二物而以魚邁謹守逾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犯解誤送之不兼他物東坡憂駭不免於死將祈哀於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云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玕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

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

何所桐鄉知葬浙江西後四句見左編張荃翁貴耳集云東坡聞湖杭民作解厄

道場故語詩寄子由囑獄吏致之蓋意獄吏必以聞已

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遂從寬釋避暑

錄餘

東坡繫御史臺獄府吏稍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

中不得一別子由作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云聖

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

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

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東坡在臺獄獄吏問云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惟有蜚龍知有無譏諷否東坡云王安石有詩云

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

為之大笑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

隱者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時

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詩一絕云更休落

魄貪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

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

獄妻子送余出門皆慟哭不已某思無可以慰之乃

執袂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臨行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得相笑而別

三條詩林廣記

東坡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吏卒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東坡撰王子立墓誌云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

與姪孫元老書云旅况牢落不言可知且海南連歲不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魚鹽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苦行僧耳然胸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長公外紀

荅程天侔書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尚有此身竹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又云病倦牢落中亦無往還者閉門面壁而已新居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蠻塢獠洞也

尺牘

東坡云某在獄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其罪人不許

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乃作挽詩二首已而

獄具

三條年譜

東坡在海外謂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

有遠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

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下之寫畢讀之大

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

老學菴筆記

東坡寄王敏重書云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

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

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我海外庶幾延陵季

子贏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

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

照而已

東坡尺牘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

還適有天幸所視字皆漢人語也

謝伋談塵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

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

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

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

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

州安置寓居嘉佑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於合

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
丁丑新居成未幾謫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
為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
隘嘗偃息枕椰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年
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歸明年為建中
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毘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
徐杭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
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
之鄉饑餓勞苦曾不得名一廛託環堵為終老地故
春讀王宗稷所編先生年譜而於心竊有感焉為之

歎曰天生斯才而困厄之如是耶

何孟春餘冬序錄

東坡云吾謫嶺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一荷葉杯
工製精美留以自娛然渴想書籍苦遠不可得致因
讀淵明贈楊長史詩云愚生二季後慨然念黃虞得
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余故於淵明詩兩和以見志

云長公外紀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答曰此乃
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
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

日悉符其語

二條長公外紀

東坡居士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邁負
檐渡海葺茅屋而居之日啗藜芋而已華屋之念不
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
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

衰憊之氣

蘇子由言

居惠州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復以瓊州別
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餌絕無初
僦官舍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構室

三間人不堪其憂

本傳

公名軾字子瞻中進士再中制科優等除大理評事

簽書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攝開封
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逮赴詔獄以黃州
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
召爲禮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兼侍讀出知杭州六年召爲翰林承旨出守
潁州復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元年以本官知
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徙廉州再徙永州復官監成都府玉局
觀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

三朝名臣言行錄

密州謝上表

臣軾言昨奉敕差知密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三日到任上訖草芥賤微敢干洪造乾坤廣大曲遂私誠受命撫躬已自知於不稱入境問俗又復過於所期臣軾中謝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資甚下學雖篤志本先朝進士篆刻之文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分於聖世處以散材一自離去闕庭屢更歲籥塵埃筆硯漸忘舊學之淵源奔走簿書粗識小人之情僞欲自試於民社庶有助於涓埃以爲公朝不廢私願攜孥上國預憂桂玉之不充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自惟何幸動獲所求雖父兄所以處臣其僥倖不過如此雖云踈外有此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建太平之業以爲人無賢愚皆有可用故雖如臣等輩猶未盡捐臣敢不仰認至恩益堅素守推廣中和之政撫綏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則爲臣之報國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徐復塵督府荷恩深厚撫已競慙臣軾中謝伏念臣奮身農畝託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後

之容向者屢獻瞽言仰塵聖鑒豈有意於爲異蓋篤
信其所聞顧慙迂濶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朴忠之
素旣久而猶堅遠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
實深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
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
坤覆載察孤危之易毀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畀
付善地民淳訟簡殊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閑仰愧生
成之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湖州謝上表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二十日到任

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
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
性資頑鄙名迹湮微議論濶踈文學淺陋凡人必有
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
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
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
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
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
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
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

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
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
廣朝廷之仁下以慰老父之望臣無任

到黃州謝表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准敕責授臣檢校尚
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
書公事臣已於今日到本所訖者狂愚冒犯固
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
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
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

所學之言軾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
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違義理辜負恩私
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議
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於兩觀推恩屈法猶嘗
禦魑魅於三危豈謂尚玷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磨廳
之野保全樗櫟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
用小懲而大戒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
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心何以
爲報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咎深悟積年之非永爲

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
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損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
有死無易臣無任

謝量移汝州表

臣軾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命特授臣汝州團練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
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
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
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
府出領郡符旣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

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
上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猖狂矢志妻
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皆相傳爲已
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
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惘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
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
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
顧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尚口
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臣無任

登州謝上表

臣軾言伏奉告命授臣朝奉郎知登州軍州事臣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者登雖小郡地號極邊自驚縲綆之餘忽有民社之寄拜恩不次隕涕何言中謝臣不密則失身而臣無周身之智人不可以無學而臣有不學之愚積此兩愆本當萬死坐受六年之謫甘如五鼎之珍擊鼓登聞止求自便買田陽羨誓畢此生豈期枯朽之中有此遭逢之異收召魂魄復爲平人洗濯瑕玼復還舊物此蓋仗過皇帝陛下內行曾閔之孝外發禹湯之仁日將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萬物作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而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致茲異寵驟及非才恭惟先帝全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沒身難報碎首何期臣無任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昔

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以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
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
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忽變
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
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
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
暮爲歎更生僥顛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
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
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
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

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恣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
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
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
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
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
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
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
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
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
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旣獲罪於天又無助於

東坡遺集 卷之三
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群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
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
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
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
一夫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
死生莫保敢祈於陛下少賜矜憐聽候朝旨干冒天
威臣無任

到常州謝表

臣軾言先蒙恩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尋上表
乞於常州居住奉聖旨依所乞臣已於本月二十二

日到常州訖者罪大人微自甘永棄食貧口衆未免
求安忽奉俞旨許即便安仰御恩施不覺涕零中謝
伏念臣猥以凡才早塵仕籍生逢上聖之至明豈有
餘生於今日廢棄六年已忘形於田野泝泐萬里偶
脫命于江潭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厚德載物至
仁代天春生秋成本無心於草木風行雷動自有信
於垂魚致此幽頑亦叨恩宥耕田鑿井得漸齒於平
民碎首刳肝未知其死所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

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
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
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忝自
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
明正中乾坤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眷言
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敢不
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魚鳥
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義耶知英州軍州事

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
今日二日到惠州公叅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
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授荒服臣

軾中謝

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

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又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
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
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
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冠履
之馬猶獲蓋帷轂觫之牛得違刀凡臣不敢服膺嚴

東坡遺集 卷之十一 海濱
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
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
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
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
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
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
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
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
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
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共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
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
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
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
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使
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

東坡遺事 卷之十
從縲繼復齒縉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
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
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
獨在幽遠取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
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
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
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
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徃愆沒齒何
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無任

謝表俱
見本集

傷逝

東坡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
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純至不疑
遂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
此傳聞未審當先以書問其安否得實恤之未晚乃
走僕以往東坡發書大笑未幾復與數客飲江上夜
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詞所謂夜
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
歌數迴而散翌日誼傳東坡夜作此詞掛冠服江邊
拏舟長嘯而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州

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東坡鼻齟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裕陵亦聞而疑之

避暑餘話

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携其集出城爲閹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謾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已因陰縱之

東坡寓常州顧唐橋孫氏館初在儀真得暑疾至是寢革不能卧時邑大夫陸宰元光遺一嬾板縱橫三尺偃直以受背東坡殊以爲便竟據而終焉陸之子

後屬胡蒼梧爲銘曰參歿易簣由殮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傳聞夢奠啟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彘匪几貽爾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二條梁溪漫志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祭文誄記多甚不可述惟李方叔作致語尤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挽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無賢愚皆能誦之

曲洧舊聞

京師盛傳軾已白日昇仙上對左丞蒲宗孟嗟嘆之
故軾後有表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
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宋史

乾道末晁彊伯子健至毗陵祠東坡於學宮中塑東
坡像復徧求從少而壯至老及自海外歸儀形繪於

兩廡

周輝清
波雜志

山谷與王彥周書云有自常州來者云見東坡病亟
時索沐浴改朝服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以玉局還自領海四月自當塗
寄書約程德孺同至金山相會遂決議爲毗陵之居

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東坡獨卧榻
上徐起謂錢濟明及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
也惟吾子由自再貶未即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
堪久之復曰某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
付子勿輕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箴篋欲
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
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
且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
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
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數日又

東坡遺事 卷之十一
得跋桂酒頌自爾疾日增至二十八日而終

遠一日謂冰華丈

即錢濟明

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

或人祭東坡先生之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曰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多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東坡在黃州都下忽共傳公病歿裕陵亦聞之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近日外間盛傳此語然未知的否裕陵將進食而嘆息再三曰才難才難遂輟食而起意甚不懌

雪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髻髻頎然而長叅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咸指而言曰此蘇學士也養正少嘗識之亟趨而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童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而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叅從如是也東坡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東坡額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東坡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

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
矣四條何遠
春渚記聞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年六十六四月舟行
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廼寫圓通偈
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五月行至真州瘴毒大作病
暴於常州夢中作詩寄行中云至今不貪寶凜然照
塵寰之句覺而記之亦自不曉此南遷絕筆也惜哉
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
州子由作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

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吊於家計聞於四方無
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
佛舍嗚呼先生文章為百世之師忠義為天下之表
平生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
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
為恨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

瑞里王宗稷東
坡年譜

東坡云劉貢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
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
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

歿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

見此偉人乎焦氏類林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

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

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

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紫薇詩話

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夫悲痛不能已所

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

言讜論切於事理豈復有之然有自常州來者云見

東坡病亟時索沐浴改朝服談笑而化其胸中固無

子由

望爾欲作詩文道此意而未能深可

此奇才今世不復有矣山谷筆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

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

此章子厚駢譎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

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甫在田上承天子由

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

後子瞻北歸至昆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



